

2
高帝下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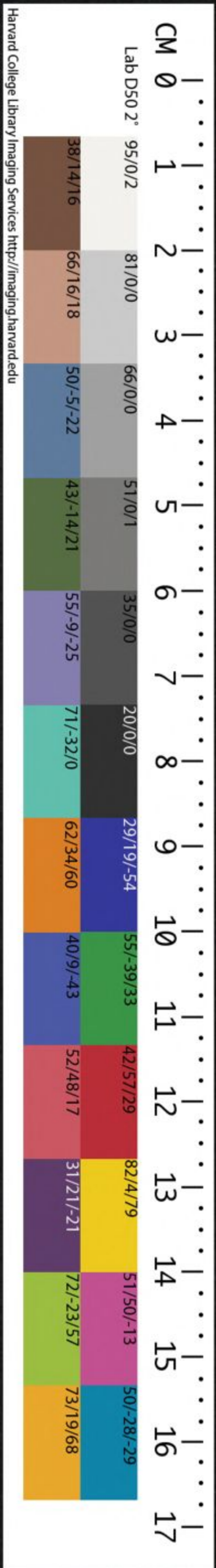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T 2550 /1166

前漢書

貳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高帝紀第一下

班固

漢書一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師古曰後改為固

固始耳地理志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

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君

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

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

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音雖

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傳信家在楚其意欲復

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七全反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

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

郡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淳曰城父縣名也後屠廬

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

音衡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也

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

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

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楚地悉定獨魯不

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

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

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穀城漢王為發葬哭臨而

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

於漢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人齊王信

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

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之早亡追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以

師古註本在楚王下
今誤入此

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師古曰都更改也

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

保其衆也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下音胡稼反

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

干與之與師古音七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

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死斬也

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大王言昧死罪而言漢遂尊之大王

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外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

外作升

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注高

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尊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

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

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

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儼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太王與臣等並稱王

是謂比相儼無西中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又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

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虛言之實之名

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請侯王

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言

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

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

居帝位其貴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

師古曰祥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漢王曰諸侯王幸以

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

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與博士樓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

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濶下也師古曰漢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劬反

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

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

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也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

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

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在西南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

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

滅秦如淳曰閩音緜應劭曰音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入本越種故其字從出如音

是也史音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

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

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音安也

名數謂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也音扶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師古曰辨告者分民以飢

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

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

師古曰大夫第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

師古曰大夫第大夫以上皆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

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

及從軍歸者甚多尚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

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爵或入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

自君其人故云或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

斷其亡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

令丞與元禮禮應劭曰古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元禮元

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今吾於爵非輕也師古曰輕也

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蘇林曰行酒今

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而有功者顧不得

人反也言若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尉

謂尉也長吏其令請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且廉問

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帝置酒雒

古本規作規

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曰舊

曰徹侯爵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毋敢

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占者上下共之格臨與帝

而不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

有信平侯臣起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郎古高帝時奏事有將

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陛下慢而侮人既古曰嫂

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

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餼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此吾所以

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群臣說服師古曰悅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

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以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

乘傳詣碓陽師古曰碓陽下是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

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驛傳音張繼反未至三十

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成卒
妻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
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
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致指斥也
是日即其日也若其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
之鄉名高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
祖作部焉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
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
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
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雪說是皆曰太尉長安侯盧
也左傳又云荆川而舉亦已久矣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會將兵平代地利幾反

活板后作侯

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
穎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
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城也師古曰縣

之與邑皆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十二

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

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

佳示發西後也
瞻統曰

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非之故帝應焉師古曰此諺非
也言以未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
故加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陸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也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
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此本古之縣音懸師古曰
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
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以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
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千里也所以能為諸侯者得
天下之利百二也李雙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
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
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
侯百萬人之秦得百二蘇諺是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屋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下之勢易也建音審蘇林曰瓴讀曰鈴夫齊東有琅邪即
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瓴反

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增
曰齊內有平原河東北邊高唐高唐
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地

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
之二耳故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
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
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一焉百萬分之
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

萬乃得十中之二二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
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
外者除去秦地而齊此東西秦也非觀子弟莫可使王齊
乃與諸侯計和使也

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分也與其

晉天詔曰齊亡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
國以封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處脩繫者王齊荆地
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
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郡今丹陽
鄆郡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以碭郡薛郡鄒郡三十六
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鄒郡
今東海郡也今魯國是也鄒郡
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元且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
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巳
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淳曰復音復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

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

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占

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善嫵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

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

急定功行封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

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

云二日土之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至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侍

曰為恭也如今年持帚也師古
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

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皆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

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

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也前曰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

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首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

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

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秋九月匈

史記無與

秘

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

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立臣王黃師古曰姓曼立本

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師古曰故趙也叔信

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

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

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

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

其一齋得突出論蓋諱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

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

任下同
而作而汲

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卒卯立子如
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而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
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
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
耐猶在也在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
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位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
二歲師古曰勿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
是則以此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上
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厥勝之術理且然乎
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
師古曰匈匈宣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亦
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自櫟陽徙
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垣音也還過趙
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
卒從軍死者為櫬服虔曰櫬音衛也物歸其縣縣給衣衾
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櫬
幸死死所為櫬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櫬
禮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
布者令篇名若祠以少宰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師古曰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

者如淳曰平城左右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爵非公乘

以上母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賈人母得衣錦繡綺殺絲

新劉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賈責者也綺文繡也

疏也毛若今能及暨能之類也操持也兵凡

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

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

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

有為大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應劭曰類者侍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

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僧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

也僧音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

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

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十二月行如雒陽置高等謀逆

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

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口父母兄弟

族母族妻族也師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斃鉗為王家

奴師古曰說是以鐵束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

前漢紀二下

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
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
無能過之者故云不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

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呂后

呂后呂后崩也李奇曰高祖

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皇曰高祖

晉灼曰五年追尊先皇曰高祖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

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月也又漢儀注先皇已葬陳

漢儀注先皇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也此太上皇秋七月癸

如晉二說皆得之也此太上皇秋七月癸右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擾不足采也

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二皇崩

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二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以下師古曰萬年陵在櫟

師古曰萬年陵在櫟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朝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豨

陳豨反師古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

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

師古曰去謂棄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

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

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

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

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嫚罵曰師古曰嫚也豎子能為將

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

漢伐楚嘗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

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

長尺二十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今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

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

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

如之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

劉敬曰吾知與之言知所以與之之術也

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

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太原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

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

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

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

師古曰代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

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以西

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

山字云甚猶久

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

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

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

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

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令諸侯王通侯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人歲六十三錢

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待古之

人乎師古曰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

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

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

相國鄧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鄧音

郡鄧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郡本春秋時陰國所謂遠陰

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郡者本春秋時陰國所謂遠陰

于下陰者也有築水築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鄧側近連接

廟彼土又有築水築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鄧側近連接

蒞何本傳何陽之後子祿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

小國兼得築陽此明驗也但鄧字別有音是知何封鄧

史記漢書皆作鄧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水亭碑以蕭何

相國所封與何同諡於義無爽然封邑實非

音也日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郡曰贊治然則沛亦有贊

此乃鄧之疏謬不可考亦猶潘岳西征賦以沃為

成師所居其斯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甚多不可具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即守身自往勸勉今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瘝

病勿遣師古曰瘝疲也音陞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

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

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

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維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

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是其處後自方月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

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

桂林象郡南海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少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

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也古侘字也書本亦

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音南海尉之名甚有文理中縣人

以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

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璽就也其所居而立之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徙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

曰復音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

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上乃

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

材

召見作見公汲

召見作見公汲

召見作見公汲

召見作見公汲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

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岳孟康曰音會保邑名屬沛國

蘇音是也此字本作垂而轉寫者誤為岳字早音保非也

是明其不作金也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舞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

狀故名曰筑師古曰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

上乃起舞愴慨傷懷師古曰愴音口朗泣數行下師古曰

淚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沛父老諸母故人日

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樂飲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

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上

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

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

耳師古曰極至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

固請之迺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

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

往日也猶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

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為之子也沛侯濞重厚

服師古曰濞音滂濞音普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互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

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

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

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僖謚及福禧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趙悼

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

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信陵君也令視

其家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

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姓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

綰師古曰辟音必亦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

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
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
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
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為粵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為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三月詔
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
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
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或

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文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離謂父曰翁而臣墳王楫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田乙次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何益

桓侯師古曰墳說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吕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

師古曰戇愚也古音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

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

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

崩于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

盧綰聞之遂亡入

匈奴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

言列次名稱也編音鞭北岳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也以故不

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

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

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

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大臣內畔諸將

外反亡可躄足待也文類曰躄猶翹也如淳曰躄音如舉

足小高也言躄師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古曰言說是也

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三日已下

太上皇廟學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也皇太子皇太子羣臣皆反至

道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反還

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

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師古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

冊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

為室重絨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

左昭三十九年

遠矣師古曰若畫工未施來事摹之矣師古曰取於規摹謂

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韋昭曰

唐後居陶故曰陶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

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師古曰

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統又音饒范氏其後也師古曰

士為之孫士會為晉大夫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

為陶唐氏師古曰范宣子即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

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

伯杜伯之子隱叔奔晉士會即隱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

陽縣也杜京
諸夏之盟而范
氏為晉正卿
公與秦師戰敗之於秦
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
後歸于

魯文公廿奔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言襄公卒士會與先慈如秦逆公

晉其處者為劉氏
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為以

族留復在秦者既無官邑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

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甲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故總

謂之秦滅魏遷大梁
東徙大梁史號曰梁魏非始皇滅六國

時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

漢帝本系出自曹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

豐公晉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鮮

焉師古曰鮮少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

巫應劭曰先人所入之國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

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

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

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

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

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說得之

水

高帝紀第一下

山子云漢帝諡孝霍光傳田延年云
又見匈奴傳下

嗣作即汲

惠帝紀第二

班固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
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

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
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

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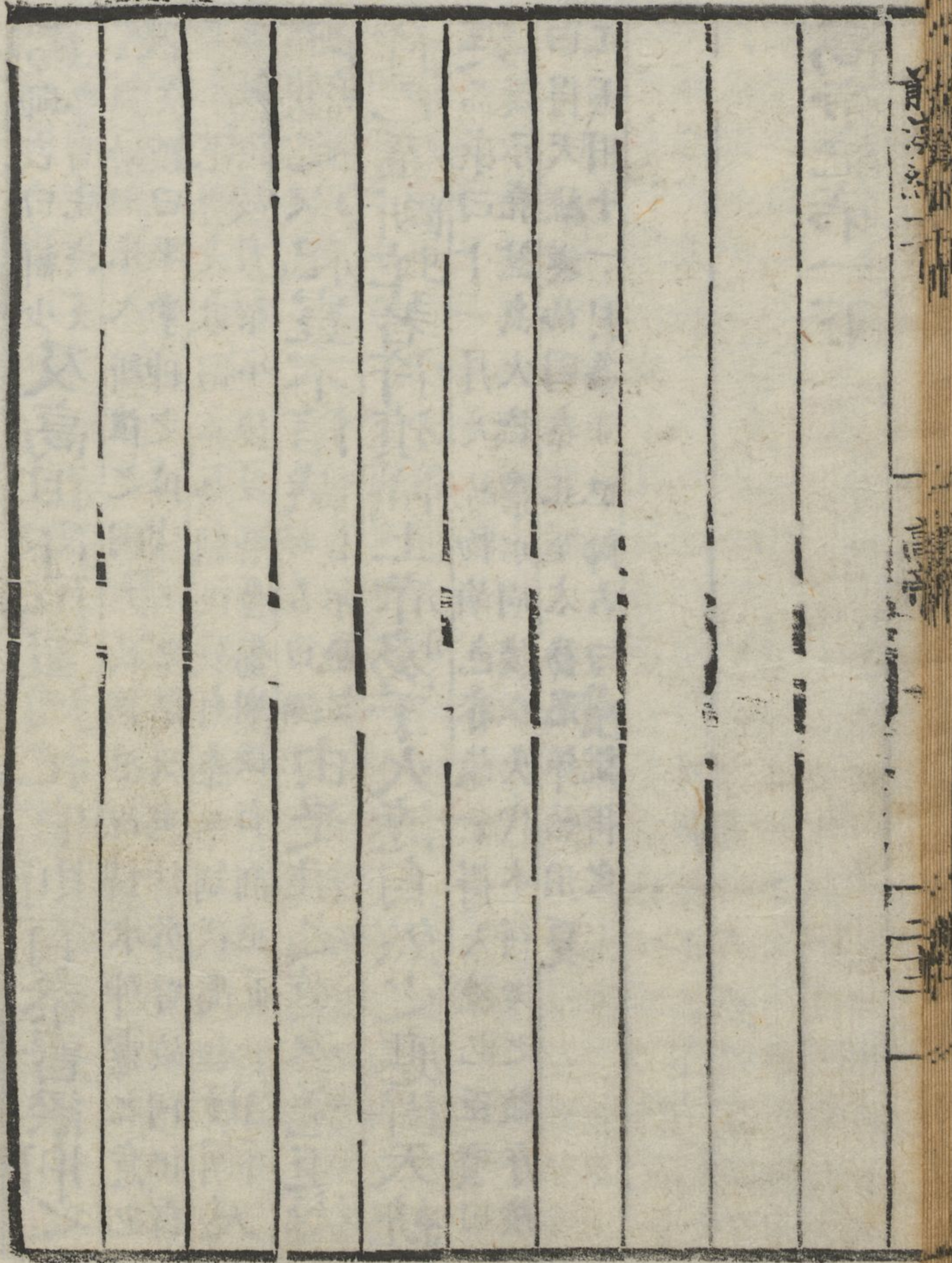
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

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

二級蘇林曰中郎外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也中郎不滿

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宦官尚食



比郎中 應劭曰官閣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

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尚書也諷者執楯執戟武士駟

比外郎 應劭曰武士韓信是也親近陛衛也師古曰駟本廐之

駟者後又令為太子御駟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

級 師古曰武士駟以上皆舊侍從大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

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石又言二百石者審

備其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地也如淳

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言黃金真金

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

也 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三言黃金者一金與萬錢也二千

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

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長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

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日反 爵五大夫吏六

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穎

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

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淫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承

慶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

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

曹吏舍謂不入徒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

陞

與客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

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粢應劭曰上造

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

其曹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

血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

考歸人不得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

粢取新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粢皆三歲刑

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

幼曰耳孫玄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

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

音仍又匈奴傳說旌衍胸觀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

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

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

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

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

錯也捷音連則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

皆完之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翦音他

計又曰吏所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

呂為民也師古曰為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

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

今言同籍及同財也今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郎及

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今郡諸侯王立高廟諸侯王國皆立

廟也今書本即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

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賜

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

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

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嫺呂

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齊王自合橋太后何待齊王尊之

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管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

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

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并

中師古曰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

薨師古曰高帝之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

十日罷鄭氏曰城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

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

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

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

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為至於

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手雖欲示博聞不知陷

鑿於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

第音徒計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

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

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

男女十四萬五千入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已

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家

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

上至三十不嫁五筭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

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足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

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立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

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秋八月既盡也

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丑葬

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二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也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篤厚也

失守貌音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

居貝反曰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

疾不聽悲夫政而崩

惠帝紀第二

前漢紀第二

卷五

五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舉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

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古師

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

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不疑為恒

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

師古曰休美也音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

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

後之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

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

侯臣商師古曰商穎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

曰王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

陵曰王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騰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就

食曰食酒有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止所食也四時得

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

及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音扶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

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

夷蠻曰道師

占曰羌道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郡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

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稱英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文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詔曰凡有天

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

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

延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反其議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

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

常山二薨即不疑也弟襄城侯山為魯山王更名義丙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

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者非也行五分錢

諸官寺皆在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

祖陵每之故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故築城也師古

也成湯曰吾武甚因白號武王佗言秋八月淮陽王彊薨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應劭曰所謂英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

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

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

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人高

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

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

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

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

慮音

宣紀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

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諸中官官者令丞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

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夏江水漢水溢

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

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

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

而王非有功而侯怒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

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

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
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
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說給誑也曰高
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藩姓也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太尉音之欲反請梁
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次者稱猶

豫馬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磨音几未有所決

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類張晏曰類音須類怒曰汝

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無處所也

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

陽侯空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密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

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必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空聞

平陽侯空聞

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

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封侯廼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

也師古曰晉說封侯勃復令鄴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又而呂兵授太尉勃勃

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

肉袒也左右者偏脫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

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

徐廣曰詔一作公幸昭曰以詔為公
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昭明
三也

亂殿門非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惶惶平陽侯馳語

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師古曰誅言也廼謂朱虛

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掖

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

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還

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

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類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

斬作殺汲

前漢紀三

高后

五

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

故惠帝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音中

小門音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文帝紀第四

班固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諡法慈惠愛人曰常應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

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

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

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

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

不應云幸姬稱則近之外戚傳備列后如諸官無姬職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

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疑履之蹀如淳曰殺

類反本字當作蹀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

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卒結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紳古曰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

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士皆袒左為劉

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

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偽為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

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

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占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兒也李奇曰庚庚

是五帝宮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

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絲音文救反本作縞縞

書也謂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

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

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

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

人為名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音張戀反詣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

北三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群臣拜謁

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頗當有所陳不欲於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重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

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此閏月已酉入代邸群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

御史大夫臣蒼張蒼曰宗正臣郢劉郢曰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再拜言大王足下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當奉宗廟

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郿陽侯

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郿陽侯

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頃王如淳曰王封陰安侯時呂須

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

師古曰其為頃王也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也琅邪王

劉濞也列侯更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

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

材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名曰

寡人弗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

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而居臣位

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息志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

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使太僕

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

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

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半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

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千頭酒

若干石無酺五日以服處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

定數也酺五日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

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

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前漢書卷四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
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
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
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
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
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十
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
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
也秦法一人

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
古口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
蚤古
古以為早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篋愿滿
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
古禱字而曰豫
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
曰猶言何以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
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闕
猶更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
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
陪襯也豈為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

必子師古曰必將入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

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有司固請曰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十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有

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用此道也師古曰

爾者以承嗣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

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

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

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師古曰

帝敦享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師古曰太子正嫡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

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非已生正嫡封將軍薄昭為軹

侯師古曰三月有司請立皇后太后曰立太子毋竇氏

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師古曰陷音反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音

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民

不飽師古曰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鬻淳糜也給米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

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及

此制也或有鬻夷曰道皆用年八十已

其備為有司請令縣道

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

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

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不滿九十

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

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不稱者督之師古曰

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言下孟反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

不如詔意者二千刑也師古曰刑為先被

石察視責罰之刑也師古曰刑為先被

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

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

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决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

渡冰河且聽且渡故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

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

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十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

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

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
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
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知大夫十一月癸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乃十一月

者及

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譴責也災孰大焉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

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悉音悉也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以啓告朕師古曰句音蓋也朕為恩惠也師古曰命曰啓乃

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

正也逮及也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

者意慮所不及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師古曰憫

寢視不安危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是以設備未息今

寢非也師古曰孟說也憫音下板反

行集也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其罷衛將軍軍

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也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籍者帝王與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

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

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

藉謂踏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

畝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

盛咨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

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

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疆師古曰辟疆音必亦友疆音其良友一說辟請曰關

人彊讀曰疆關疆言開土也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

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

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橋也

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

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梁邊板所以復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詖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詖言

則中間會重復設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

此條也詖與妖同

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

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更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日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

絕致有天喪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為朕作為遂汲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

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

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

以為燒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

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

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姓

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

師古曰里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留將太原十

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榮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漢帝曰

紀為陳武此云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續賀為將軍

軍榮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

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

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與王興居去

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八月虜濟北王興

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

音作讀白三字汲

放民易地汲

所興師古曰復音方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

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

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

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賞鉏曰因顧成之廟為

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排柯宣帝廟

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

成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四

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大夫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惡災如淳曰東闕眾惡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惡獨災也師古曰眾惡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惡然一曰屏

也眾音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世說雅量引

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也彗星光芒長彗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

九年春大旱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

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性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詔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文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

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繕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祭或用繒帛祭詔曰道民之路

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

可美也

也開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歲廢飢饉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也吾詔書數下
 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也謂栽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
 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
 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
 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
察舉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
 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
 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官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令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樂盛皇
 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師古曰

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師古曰
曰塵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

勤字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鉗
侯孫單以父北地都

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
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
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
是印後河從而知之乎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

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謂古曰申賜吏卒

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却也哀痛

之謗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

樂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

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

材識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藥土為壇祭神之帛首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師古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

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類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

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

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教數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

東北非渭城也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

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令

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冬十月新垣平

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

情類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

意著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歎音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也六畜之食

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六

所作為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

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

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狐竹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圻亦畿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

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

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音丁昌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草昭曰使車往也以諭朕志於單

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計社稷

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

往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善意也和親以

定始干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

廢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

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厲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

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

中大夫是郎中令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屬官拱比二十石

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

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轉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

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

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以備胡夏四月

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蝗蝗音胡北反蝗音鍾令諸侯無入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服御復郎吏負發倉庾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日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二十三年壽四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也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

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

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

以惟寒暑之數師古曰惟遭也哀人父子傷長

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

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有過失也羞謂辱

也行音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矣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

日其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

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

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

廟為可嘉之事無可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此師古曰今謂無禁

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日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

漢語作跳跳徒跳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經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日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

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

高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

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

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

曰漢書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

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

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

謬說未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

之思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

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也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

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墳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墳出上下

也音法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吏卒萬五千人臧郭穿

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

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嘗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

高顯猶有文帝身衣弋絺如淳曰弋官也賈誼曰身衣官

所欲作臺之處音六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

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

賂作賄一考本

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

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

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

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

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烏呼仁哉

文帝紀第四

景帝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益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

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

帝特因八月堂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致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

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志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

老叔恤孤獨以遂群生師古曰遂也滅者欲不受獻不私其

利也師古曰嗜罪人不怒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

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

材智速疾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

勝識盡知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也音牟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

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後

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陞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

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九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

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聞者歲比不登

民多乏食夫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陘無所農桑穀

畜師古曰饒謂饒壩音薄也陘謂福隘也穀謂食養或地

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遣御史大夫青翟奉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

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翟臣贊曰此音青

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

貴賣者論決大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

謝音非也著音著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作之著音竹筋反相申屠嘉吏及

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

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没入臧縣官師古曰他物吏遷徙免

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

爵音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

士卒之言從無爵罰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

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必所受之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

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北二十更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

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朕處
太后也曰文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曰係
音胡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
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

大逆無道此解非也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
其父坐死也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

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
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論恢說及妻子如

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

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

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璧又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大將軍甯嬰

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

朝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

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

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捕逃亡軍者皆赦

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

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也

也

也

也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

反備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

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

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

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

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

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

謀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曰賓上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

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

列侯薨及諸侯大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如淳曰凡

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

此名之臣贊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

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故事之

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

六年更名為典客為大行人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

光祿大夫弔禭祠贈應劭曰衣服曰禭音遂贈音芳鳳反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

曰輓謂引車也畢事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

畢葬事也輓音晚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

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

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請中

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

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尚太傅趙爽吾

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皆為列侯甲戌晦日

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正月

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迺亡凡

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贊曰王楙云景帝

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

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

又不言崩續說為謬夏旱禁酤酒酒也音工護反秋九

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

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

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

出關服虔曰綰衛繡也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

者許之也蘇林曰官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官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

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本

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

音類寐反師古曰職常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

失其常理也師古曰職常也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當讞之師古曰厭服

獄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日改諸官名定鑄錢偽

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津尚未除先時

羅窮則此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

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

其意也師古曰希云此定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

民之師也車駕衣服耳稱師古曰稱其官吏六百石以上

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

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未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

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輅以葦為之或用葦如淳曰輅

音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千石至六百

石宋左輔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

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

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

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

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

禁又為酷吏奉憲夫中迺詔有司減答法定蓋令語在刑

法志師古曰蓋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

雲中之縣也養馬獸者通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

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夫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

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

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

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撤戾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春

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春

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煎夏四

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

曰纂今五采屬紵是也組者今綴紛條是也臣贊曰許慎

云纂亦組也師古曰續說也綴紛條是也會五絲者今謂之

月美已五

錯絲非纂也紅讀曰功絆音子內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文經害則

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

桑以奉宗廟采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錄賦

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

讀曰彊母攘弱衆母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安在或詐偽

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繡枉以吏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也

師古曰漁言若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

漁獵之為也法因法作奸也文類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其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

其不富患其亡馱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此言弄十以上

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

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廉士等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此言弄四

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間歲或

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師古曰吏發民若取庸米黃金珠玉者坐臧

為盜取庸用其資以贖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

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

即位十六年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四師古曰吏二千

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

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贊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

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信哉周秦之敝罔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羨矣

景帝紀第五

